3487
1736
v.18

乙巳禍蹟

庵集碑碣表誌

十八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丁熿
金德誠
趙寔
洪茂績

游軒丁公墓碣

昔　明廟乙巳之禍主菴宋先生以士林領袖蒙被極典有與李晦齋先生權忠定公同竄死荒裔者曰丁游軒諱熿字季晦也至今言當時事者莫不心傷而氣塞噫君子之不幸有如是哉其後百二十餘年而其玄孫錫後來求銘墓之文石其狀中多說主菴及李正郎中悅主菴余曾祖之第而李正郎先入之表叔也余故聞之稔而知之詳亦不勝愴痛遂不辭而為之敘盖　明廟初年姦凶恣逞黨中以為士類不利冲子時晦齋為院相亦不敢救而同其顛沛公

丁熿

東333380

遂及焉逮　宣廟初脈栗谷李先生主張清議洗冤
復官而鄉人又立祠妥侑焉君子曰小人脈於君子
身而不能滅其名信哉公昌原人上祖光純新羅大
相七代祖衍邦娶高麗侍中李茂幹女因其業始家
南原有旱雨　本朝豊儲倉副丞暉典牲主簿世明
四山監役公之曾祖ㇾ及考也副丞以孝聞妣金氏
司議壽亨女　正德壬申二月丙戌公生焉十三而
孤伯兄始教以書未幾業騐進伯兄喜甚以告于其
考几筵丙申八月　中廟試諸生親拔四人公居末
策由承文正字遷著作丁內艱服除以博士陞校檢

歷禮曹佐郎成均典籍八兵司為正言持平間為禮
兵刑三曹正郎校書校理兼記註官　中廟薨　明
廟以大君遘疾　仁廟承　文定意以俗忌停　殯
殿饋食公爭之於　上：為之改容時　春秋秋已
高無嗣群妒倚　毋后介弟以貪天功中外翕然一
日正郎李中悅謂公曰兄亡弟及古今通誼　聖上
百歲後誰敢有異意而有人探內旨煽動危言亂將
作矣公遂絕其人不復往來然其人所言實為士禍
根本　中廟陵寢引唐家昭陵例不改其舊公曰文
德后雖先葬昭陵其實乃　太宗壽陵故不改也尊

丁巳橫

可統畢而畢不可授尊議遂定既卒哭　上猶不董
往廷臣爭不得有欲令外戚入內敘勉以冀萬一公
曰宗室耆老二三大臣不任其責而顧使之欲惜哉
上不豫公危厲迫切請入藥房察視湯劑有以例不
可者公曰許世子不嘗藥聖人書以視君遺疫事而
不知權者必蒙養弒之誅況在今日但委之醫官可
乎乙巳七月　上遽昇遐　文定施斬欲以翌月葬
臣下莫敢以為言者公以兵曹正郎抗疏曰諸侯五
月自有定制如此然後事力舒而情文備今　殯宮
未乾無故渴葬不顧不懷之嫌可乎不報尹潔繼其

疏曰　大行之臣唯丁煥一人而已後中悅及潔並
被搖刑拜議政府猶詳陞舍人已而　文定御忠頊
堂三大臣論死忠賢竄逐殆盡公遂罷歸鄉里丁未
九月鄭忞慈以壁書上疏遂賜玄菴先生以下死餘
皆編配公初謫昆陽戚移巨濟自謂朝夕有沒命
其操筆念竪日以經史自誤恭然如平日庚申七月
六日卒年四十九其十月迊葬南原府元堂山先兆
令人李氏祔焉公天資近道以孝悌忠信為立身之
本嘗制同堂異室之規聚族而居焉有以其行聞於
遂席特加　膺奬最深於春秋其立朝言論必據其

丁煥

義與圭菴先生動相契合朝廷倚以為重乙巳尹看
年受元衡指夜來訪公使見元衡公應耳惰終不見
既謫去元衡猶託私人微視公意其人為元衡道語
故舊仍請額得救字歸以報公終不肯公雖流放痛
念時事草疏狂論曹南冥往見之力止而不果上其
憾丶　王室之忠可謂九死而未悔矣令人興城副
守憶年女　恭靖大王四世孫男至縣監探男斗俊斗
傑二女適權伯時林承尊長遇賊自殺曾探璿生錫
洪及教官金之白壺公嘗輯壯行通考頁暄錄各十
餘卷既而曰此枉費工夫不若潛心聖賢之學專用

心於本原而躬踐履之實蓋公先有此深厚根基而
以春秋為用故推經皆有所據不為鄙書臆說之歸
是可以為法矣記首河西金先生自　仁廟薨閉門
不見天日每忌晨入山痛哭人莫能測知豈以為當
日醫方或有未善耶然則公之自請察視者豈亦有
深意耶未可知也銘曰
春秋大義炳然數千而知者鮮公乃秉執沛然斷事
造次不跲理有不明此焉能及惟其如此所以有立

金德誠

大司憲金公神道碑

崇禎皇帝九年丙子故大司憲金公諱德誠字景舉年七十五以十二月初十日卒後二十七年其子修撰尚孫獻納禹錫以墓碑之文見屬嗚呼世道衰微正氣亡矣閑揚遺烈以相茲役顧懼不獲其何敢辭謹按公商山人遠祖需以甫尹相麗氏有名其後鑑官贊成事錄在代言代言三子曰得培得齊先致皆以儒為將世稱三元卽其季封洛城君葬在尚州開元洞洛城生諫軍承富其配全州柳氏既寡從一子自尚移白川柳氏墓今在白之花山原世仍不振公

兄保既貴追　贈魯祖諱衡通禮祖諱長琇承育考
諱洪烓曾祖判叅判公有孚曰監察君澤以文章名
世　明廟乙巳士禍甚酷雖嘗以貴育自許者莫敢
以為言君首以布衣獨上昭雪之疏物論偉之自是
士類略吐口氣登第被玉堂選未及顯用而沒公與
伯氏德謙從而受學焉公自以早孤益自力於文藝
年二十六發解三場或居上游翌年成進士又翌年
擢大科大為故李參忠公恒福所知壬辰陵寇深公
奉母夫人避兵海西地仍往就李公廷馣城守延安
公主餽餉為從事後李公大縻城外賊以得備公時

以母夫人遘痛奔救在海州故不得與焉八　行朝
拜禮工曹佐郎兼備局郎已而用薦為查功都廳公
以正不阿絕不有顏回一時交口稱之自宣川郡守
八為户曹正郎以大臣言差受分曹事專給天兵于
江華事竣由直講拜清風郡守既遞為諸司正又為
端川郡守及為成川則朝廷特為公破舊格使奉母
夫人以往以事數月而罷既叙復正諸司或為僉正
求外除長湍府使直指使廉其清白　上嘉賜品服
為李文忠公為體使為言安州　國家重地方今事
務多忌余其公廉勤敏舉朝無比雖方擬清選姑可

使之公時緩自直講移司藝遂自司藝而出直指使
又以治行第一上聞就歸丁憂喪除：翰城察訪人
或勸以辭疾無往公曰親在連典善地榮養猶矣今
日始授遠惡國免便私是無義也明年丁巳內遷以
軍資監移正軍簿寺則光海將廢　母妃下朝廷以
議矣李文忠公鄭公弘翼挺言不可據經證禮大義
炳然公曰二公之言卽吾意也吾不必置疏也遂書
紙以進曰臣一片愛君之心與李恒福鄭弘翼一也
公遂與二公者安置挺遐公初配南海以非絕塞卽
移明川又以其稍近內地徙置穩城已而虜警起此

遣兒黨誣以罪人將與虜通遂自穆城南遷之泗川
越五年癸亥 仁祖大王之元年也 母妃復位
疾倫再朋公肯膺 新命為執義以親嫌避遞 上
特命還拜已而趙挺通政歷禮兵刑工四曹參議承
政院承旨嘗奉 命西賓 王人畢使而還時 上
命給大主屋材以增其等又 命復金公諒官資公
諒自 宣廟朝倚託樞府甚張威福公在政院皆格
不奉行又慶德宮奢靡無度廢朝所以亡者 不宜
即安其樂也 上始焉嘉納後漸不能堪嚴旨以責
久後鄭公曄訟公於 上曰孤忠直節一言忤旨

金德諴

既四閱歲始拜吏曹參議副提學大司諫先是公為
大司成講廟甚勤每朔望焚香必齋宿館下諸生亦
不敢後其斷、之腎亦少瘳爲養士之財舊為姦猾
隱沒公一皆收整文儒巾會附廢毋之議者復各黃
緣蹊徑漸齒青衿公上疏以為如此則淑慝無辨矣
上嘉奬爲丁卯有虜寇公為獨召使事定出守驪州
時虜使至時議將待以待　詔使者公移至州公請
辭有踰海之語遂投紱以歸浪由西樞除春川府使
未久亦自免乙亥　恵嬪兩陵壞遣與　元廟祔禮
相值公上疏請遞行祔禮丙子大臣承　命論薦朝

臣之清白者以公及清陰金文正數公者應　命特加公嘉善拜大司憲公力辭而　上眷愈隆然未幾公已病矣公性至孝母夫人年既高則未嘗解衣而寢一夜承候不止八九至奉養九旬身不自執則心不能安及喪依禮返葬而與伯氏相替守墓年至七十猶不廢衰首予兄賀生朝則止之曰孤露之餘只增悲感爾同氣之間兄友甚篤伯氏喪父事之一如溫公之於伯康沒而未葬身不離殯側予兄交諫皆揮退不聽長好亡喪不有（亦作衰）以盡月數館富婁孤恩義備至尤謹於方喪不有　命則不內既七十而揃然

金應祖

也歷典七邑其人皆服其水驟必篆石以頌之所至必徐究利病而已革之未嘗輒變故利故不擾而幹祜將歸不以一物自隨家人或以為言則輒怒叱之以故平生衣不過朐裘食不過菜羹所居頹弊凝塵滿室亦不掃去曰身心上糞穢尚多矣常曰人血氣既衰則例疲素守前淡若兩人者多矣又人以微細而不謹則終成大累故吾於晚節愈不敢放過也癸朝盛治宮室人爭取在利公獨不肯曰寧飢死何忍以此自營其被謫也致報南北至於三次兌稟實故以試命而公氣益堅悍無少挫沮其移配也金吾郎

遠至人以為有沒命如傑歸泣公夷然自治作伯氏書與訣進食如常泗川時家屬隨至公不許相近曰棘籬亦王獄也豈可與妻子同處逮其遭遇　聖明益勵忠節雖屢忤　上意上亦嘗以五節臣朝扶植綱常褒奬之遇事必據經義言輒有物當　慮擾二陵之變率皆掩諱遷就恐妨　祔禮雖前日所謂名公捐具同弊和附公慨然以為防塞雨崩孔子泫然流涕新宮火而三日哭則春秋美其得體今為二陵之壞借曰因兩亦當哭泣之不暇　先王安睨之宮未及修復而奉　神之廟登歌舞佾其可安於孝

金德誠

思乎始虜人之僭號來侵也廷議不知所出公又上
疏言天王未命之號鄰國猶之則春秋討之以黨惡
今我書猶彼國號已犯春秋之義矣蠢茲豕食我
皇土黃屋左纛不可共一天也今絕為夏不絕則為
戎二夏之分只在一着也　宣朝大王畏天事大定
志養氣及其塞乎天地則　中國如一家四境如一
身終至　天兵建旄克復　邦家伏願　殿下立至
大至剛之表以為百官萬民之倡則自反皆縮千萬
人吾往矣嗚呼公之正氣可謂上磨蒼穹而不沫矣
蓋於戚朝立惟自守者多矣逮及　明時能不愛塞

者亦有之矣至其大敵傍指亡在朝夕則無不愕眙悔其前日之言而公終始如一至死彌篤亞聖所謂不能移而淫而屈者公庶幾焉不有持養之功烏能與此哉公每論古人為學之要必以主敬為本故有不欺之實堅定之力嘗於獨處遇婦男之事而能守倉卒值涪舟之危而不懼其操持於內者如此則其見於事為者無怪其正大光明卓然而不可及也公疾革屏婦人東首獨語曰　國事無可為者欲革遺疏而不能只飛子等以治心愛物之道既沒四日而虜騎已薄西郊家人舁柩葬于西江時虜人蠭屯

累月新舊冢墓無不被掘而獨公抔得免人以為忠義之報歲庚子再遷兆宅窆于積城治南郡芳谷卞向之原始　上聞公訃悼甚沒追賜賻祭之禮以予從厚　贈吏曹判書　孝宗大王朝遂臣建白金其尚無受名將無以勸忠遂　賜謚忠貞夫人慶州李氏別提元誠女公處家居官夫人助其廉孝婉淑五十年終始無所違長男鶴駒令娶判官抱思璟女貴女生敭納及女三人士人安斗挺直長弈胄賢士人沈思流其壻也次男鶴縣令娶判官抱思璟女生男圭錫命錫二女適士人鄭洛成重五內外胄玄若干

人公平生喜看宋朝諸賢事故公之所行多從此出
來其襲獨短楊師范忠宣萬馬並驟而能駐足效王
左丞甘與師友同其死生蔡尹舍人七年南北志氣
不衰不懈後命進食自如一箭於劉忠定此則皆公
之自為而至於衣履之藏無慕於冕戎之兼者又不
異於范唐鑒豈公又能於天者耶世之讀宋人言行
者多矣徒讀而不能行或行而不以誠故不能彷彿
於萬一若公者可謂能讀而能行矣其為 聖朝之
名臣也宜哉銘曰
金世商頌中間幾微由公叔父既逝復飛不盡翰

金德瑛

繫天不定公從受學乃文乃行乃籍文譜內外俱宜
不為趁捨于險于夷時當昏亂曰人毋可譬有戚同
德既告戚敵既曰同之罪豈殊科奸兇類黔厥卒潰
沱虐雲瘴烟既南挺壯鐵肝石腸髭髮猶首及隙
邑辰拯召斯亟公來自南爛如儀鳳一馬徐遲萬人
環擁在昏猶犯矧戚充天匪躬寒：無黨平：庶竭
深誠臣　主俱榮　主豈不聖事有難平兩壞　先
陵樂奏　清廟公歎曰咨盍稽於古防墓之崩孔聖
斯泣宣宮之火三日魯哭公以此言在庭咸恧戚有
大敵要戚難從小大皇怖勢成旋蓬公詹曰唉爲又

可許地義天經疇可肯胤荊楚僭王東帝與盟聖人是恥諱不書經公說此義大法克明戒則既信則就于冥靖康危辱不累元城始終名節愈潔愈貞豈公正直神保是聽戒觀其世ㇾ多賢雖則多賢莫與公肯惟公與歸惟宋之良戒篆阡碑用示無疆

金德誠

重峰趙先生行狀

先生諱憲字汝式自號後栗又號陶原其曰重峰者晚歲所稱也系出白川上世有諱文冑歷朝兵部尚書時蒙古兵留屯湖嶺恣行殺掠公奉使如元數奏勤懇元主為之感惻卽令輟歸至諱天柱紅巾之亂以上將效節於安州至諱珙封銀川君入我 朝有諱琛以遺逸受知于 世宗特授京畿都事階通政官至羅州牧使於先生為五世祖曾祖諱瑛祖諱世佑父不仕考諱應祉娶車順達女生先生於 嘉靖甲辰先生少失所恃哀慕如成人年五歲與羣兒習

千字文于林亭有達官呼唱而過摩兒爭聚觀之先生獨端坐讀不輟達官大異之下馬詰之先生跪對曰專心讀書父命也達官歎賞不已要判書公相見曰此兒他日必為大儒扶植世道為公深賀及就外傅沉潛經史至忘寢食弱冠游洋宮時館儒巽論妖僧普雨連月伏閤人皆相視懼危獨先生凝然特立始終如一衆皆屬目丁卯取明經科戊辰除定州教授閑西素無文獻先生教育三年翕有儒風未幾移教坡州請學於牛溪成先生渾釋以畏友不敢以師事之禮待之壬申入為教書正字時　上降香佛

寺舊例館官必親監封先生上疏言口讀聖賢之書手封供佛之香臣所不忍也　上大怒將置極典賴諸公力救止削官自是直聲籍甚是歲往拜土亭李之菡回與兴訪徐處士起於頭流山從容講論學日益進癸酉還敘性著作甲戌以聖節便質正官赴京上書禮部質問聖廟位次略曰周程張朱俱生絕學之後遠接洙泗之統論其德則固不在七十子之淺效其功則亦不下於孟氏疑若陞祀乎配享之列而猶豫乎文中安定之下楊龜山既是程門高弟而實為東南道學之祖張南軒則受業于五峯而五峯

趙宏

之父文定亦少于龜山則南軒為已之學亦是聞其風而興起者也而以之居于龜山之上羅豫章喬乎南服飫聞師嚴毅清苦洞見道體延平稱之曰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挹其至朱子亦曰潛思力踐任重詣極如羅公者蓋一人而已二子之論決非私于豫章則疑若從享而記無舉議寧延平師事豫章獨得奧傳靜坐體認妙契聖學循序窮理日新上達至於充養完粹而道德純備則求之當世殆絕倫比雖以朱子天挺之資而未遇延平則亦嘗出入之有年矣及其一言之

善誘然後操戈入室之歎漸就平實之稱兩喜其進而羣經綱旨略開其端緪開之業肇以成就故朱子之所師者嘗有三人而滄州之祀獨以延平配於五聖六君子下世之學者孰不知朱子之不阿于所好而獨阙況祀之典者何歟陸象山採持誼賢恬靜寡欲非無可敬服者而其盡廢講學太和胡嗄則不惟一時英才為其所誤而流弊益遠至有偏守良知之見坐使頓悟之譏而聖門所傳博約明誠相待互進之功則闕焉而莫之講彼雖不自以為異學而其實則率華夏而歸於蔥嶺也究其眩人塞道之罪疑若

過於荀楊而乃黜彼而陞此抑有說乎呂東萊之於
朱子同心協力講明斯學以闡先聖之道而真西山
則聞而知之者也二賢之出先後殊時而西山嘗贊
東萊曰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闡明河洛之
微言也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才有數世之
澤其所景仰而感發者蓋其深矣而乃以東萊位乎
西山之下是其踐履所到有淺深之故耶抑以大事
記之作不若行大學之義乎朱門之士論辨雖衆而
獨稱黃直卿曰明睿端在造詣純篤吾道之託在此
者吾無憾矣及其易簀備述行狀則可知其深契師

道續集儀禮通解則可見其晚成卽志而又得西山
雙峰之徒相與力扶正學以庸淺世董氏所謂勉齋
先生得榮陽之正傳者信乎不妄而不得與九峰同
功之賢共列于從祀者何歟凡若數千之事必有
朝廷之商酌處置者仗惟執事各盡誨言使尊崇聖
道之禮無間內外則不惟陋邦廣被同文之化而治
神人化上下以大春秋一統之法者亦無損于執事
之禮部諸公嘆服而相與往復爲還　朝仍爲著作
如故先生在榮時諦觀　中朝文物制度之盛慨然
有東周之志先條其切於施爲者八事曰聖廟之配

享也內外之庶官也貴賤之衣冠也飛飲之食品也
士夫之揖讓也師生之禮接也鄉閭之習俗也軍師
之紀律也其論聖廟之制曰臣竊見　嘉靖中改題
文宣王之牌為至聖先師孔子之位頹乎以下俱改
去爵名改廟額不曰大成殿而曰先聖廟臣謹按漢
平帝時王莽騁其奸謀諂稱為褒成宣尼公唐之玄
宗又謚為宣王而頹乎以下秩稱公侯伯其稱公稱
王者於夫子所謂君之臣之父之子之之道一切悖
亂而佯尊聖人以取天下魯謂貴家臣之訐而易太
夫之簒者其肯安乎斯名乎況自稱皇帝而以其所

以封其臣子者强加之尤非所以尊聖人故　嘉靖
十年因大學士張孚敬之言一正千載之誤而我
朝猶襲前陋思當議改者也且尊其人將以用其道
也世之人君徒尚外貌之敬而不能躬行聖賢之道
故古今天下治少而亂多此　聖明之所當深戒者
也臣又按東西廡之列林放蘧瑗公伯寮秦冉顏何
荀況戴聖劉向何休賈逵馬融鄭衆盧植鄭玄服虔
范甯王肅王弼杜預吳澄等不在其中后蒼王通歐
陽脩胡瑗楊時陸九淵薛瑄等皆與于列蓋從祀之
典所以報聖門之有功而來學之趨向也秦冉顏

何則未有所考矣林放邁瑗不是升堂之列而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亦非純儒故黜于從祀而放之好禮瑗之寡過則可為入師鄭衆諸人冀經之功不可不紀故各祀于其鄉公伯寮身游聖人之門而嘗欲交害夫子之道荀況謂性為惡而謂思孟為亂天下戴聖身隔贓汚劉向喜談神仙賈逵傅會讖緯馬融貪鄙附勢為梁冀草詔以殺李固何休解春秋黜周王帝王弼佐司馬昭篡魏杜預為吏不廉為將不義兵登出處不正而學又陰禪是宜見擯于洙泗之列矣而貞觀元年正統之際朝無真

儒擇之不精馬端臨固嘗有議弘治諸臣亦多請黜而議竟不行世宗皇帝以張孚敬之言斷然改正一洗前代之謬而我朝尚列于從祀恐當議黜者也后蒼始註禮書而大小戴之禮賴以傳世王通學近於正而格言猶有荀楊道不到處歐陽脩扶聖道闢異端之功朱子稱其為仁義之人胡瑗修己治人之學首洗隋唐趨利之習楊時倡道東南獨承程氏之緒而下傳羅李以及朱子薛瑄禹予純學篤志力行迨其道成德立進仕于朝則高風大節砥柱乎奔流退而講學則建句徹言日星乎中天所以弘治

趙憲

中附以楊時　嘉靖中益以歐陽胡薛　我朝所當講求而從之者也惟陸九淵之學不事講問而專務頓悟當時朱子固憂其說之為害而流傳益遠惑人愈甚舉世靡然胥歸禪學如王守仁之敢為橫議詆謗朱子者而尚請其從祀則是必江西之人習熟見聞而筮仕者衆力主象山以至上誤朝廷下誤斯學如此之流悉不可效尤而尚從也臣又見聖廟西壁有啓聖廟啓聖公孔氏在此顏無繇孔鯉在東魯哲益孫在西東西廡又有程珦蔡元定朱松蓋學校所以明人倫也顏子魯子子思在於廟中顏路魯點伯

魚昏然在下於常人亦有所不安況聖賢乎故　世宗皇帝始作別廟春秋釋奠同時行事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也竊見我國文廟之西有地閑敞若議立廟春秋同祀則庶乎倫全理得而一國之為父子者定矣臣又因　中朝從享之事而深有感焉夫金宏弼肇倡道學而有緇徃開來之業趙光祖繼明斯道而有扶世淑人之功李彦迪體道純篤而有扶顚持危之力況如李滉集東儒之大成而紹朱子之嫡統當今之士稍知尊君愛親而有禮義廉恥者皆薰其德而興起者也伏願　殿下亟獎四賢列于從

袍則庶乎廢崇嚮用兩盡其義而待文王而興者蔚起乎凡民矣其論貴賤衣冠曰臣竊見　中朝衣冠之制幘頭軟脚名曰脚翅紅袍青袍襞積一如道袍而其整齊端嚴之象宜若可效也儒巾之名或曰民庠巾或竹結而裹以緇布或紙糊而着漆其體端平不甚尖射我國士巾之極訛者若令倣此改之則庶合於瞻視矣舉人及武學生俱服儒巾黑團領中外學生俱服襴衫蓋王邑而緣以青絹東士之所謂青衿者與此大異中國男童不編其髮十五以下則剪而垂之十五以上則總於頂後待二十然後乃冠女

人既嫁者束髮于頂而加以髻髻背子之袖甚濶而無長衣其長裙不施趙短其衣冠靚莊而猶有儉約之俗如此臣路見向化撻子之婦又見進貢迴還之輩戎國童男及婦人欵髮之容不幸近之是雖習俗流傳之久而於 聖上一爰至道之機若又因循則異時筆史之筆謂朝鮮為冠帶之國予臣竊聞鄉士之家或欲改之而以眚無 上命故未敢擅改若令士夫先行而民以漸行之則庶乎爰夏之不難矣大抵 中朝衣冠之制不惟簡約易備而如今天下同文之日如雲南貴州距 京師萬餘里魯是椎髻侏

趙憲

雖之域而一遵舉制況我冀邦距　京師不滿四千
里實與五服諸侯無異而男女衣冠多有可羞者
殿下若謂時王之制不敢不遵則請以此下于工曹
使其視為式樣其論士夫揖讓曰臣到禮部見其坐
起之儀其為禮貌雍容整肅而其治事務商確可否
不使積滯部此一部而他司之事從可知矣嗚呼
中朝庶官之好禮勤事如此而我　朝六曹等處禮
貌衰而弊風滋戲慢無理之事今雖小革而佐郎之
於正郎猶不敢仰首與言故凡有公事一付之書司
佐郎三不能盡治　啓下公事或經旬月而不思

申費軍民訟牒不賂于書吏則不即決給臣恐不除此弊則國事終無可治之日矣臣又見士大夫相接之禮其揖讓之意慇懃而有文臣等與宰人相接亦以此禮而不能夙習到底生疎多被人笑臣竊念國家事大之除禮貌最闕不於平日常習而臨時學於通事未免有扞格之弊若令學官通事之久諳其禮者導而習之朝行閭巷之間以次傳習則他日為使臣者得免索駝同譬之恥而搢紳相接之禮亦不苟率矣其論師生之禮接曰臣聞國子祭酒初赴任日及正至諸生四拜于庭中相望祭酒率其僚屬與

趙憲

諸生拜聖心後坐于彝倫堂則諸生一跪兩揖于月臺祭酒坐椅自如雖公侯伯及新進士之謁聖者無不四拜于簷外而祭酒司業亦坐椅自如蓋尊師道也常時除休日外無有不講之朝是以山海以西髫而挾冊者甚多閭巷之間誦弦洋洋所以為教者雖非三代養正之方而自少至長拘束以禮貌漱礪以名教使一世人莫不觀感而思奮此　中朝之所以多士濟濟而用之於四方不患不足者也臣竊念我　朝師儒之初坐講堂也諸生止行再拜之禮而正至無拜賀之節朔望無謁聖之官在洋儒生但

於朔日拜廟而師生同拜之儀則寂寞乎無聞宗親始冠者及新生進文武科者雖有謁聖之例而無拜于大司成之規童蒙幸有日講之徒而類皆草草無序外邑校官徒費公廩而不知有聖廟又何能責以禮教是以名為業儒而得中科舉者猶不識禮讓之為何事託身校籍而不讀半行者能知遜弟之風于雖彼師儒訓誨不力之過而臣之愚意竊恐　上之所以為教者猶有所未至也其論鄉閭之習曰臣竊見山海以西每村立鄉約所二教是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勤作農桑不為非義等事

而高皇帝所定之教也其目之詳備雖不及于呂氏而其綱領切易以牖民故民咸信之村巷之間多有列書于墻壁而相與誦習是以父子兄弟雖多異爨而不忍分門割户婦姑娣姒不相勃溪如遇正至生日則雖一間小屋之人必以四拜禮賀于家長雖賤男賤女相遇於道亦必作揖婚姻之禮必以親迎狹人有喪則男女長幼俱以白衣巾終其月數四歲童子亦能作揖叩頭厮夫走卒一無斂髮之不正者而立必拱手齊足遠蔚之地雖被千百年胡俗之染而大明之所作新者如此而我 國之俗本 以禮

義之邦加以　列聖漸摩之教重蒙　主上維新之
政而頃年以來民心日漓綱常枚蕩臣愚竊恐　上
之所以為教者猶有所未至也　其論鄉閭之習即之
歲寧遺之民有貧不能養其父而棄之壑者聞鄉約
之書降自朝廷即日迎歸而竭力以養焉嗚呼若此
不已則幾何而不為善俗乎況今　聖明臨御國家
閑暇若略依　中朝之制守令教授例於朔望謁聖
之時同約正校生而明諭其義則教不煩而民易
從將戮之倫庶可漸叙而已薄之俗庶可還淳矣先
生之意大槩以用夏變夷悦囙古道為主而於厚風

趙憲

俗敎化敎之意尤拳拳也　上批曰千百里外風俗
不同若不換風氣習俗之殊而強欲效之則徒爲駭
俗之歸而事有所不諧矣先生又草一疏十餘事其
略曰臣伏見　皇上悯念畿內亢旱等壇宮中竭誠
露禱中外人心無不感悅此雖　殿下之所嘗行者
然　九重之內避殿減膳而山陰江曲羣屯赈飲之
無忌白屋之下饑殍相望而州縣縣舍歌呼遊宴之
自如是雖由於紀綱之不嚴而臣之愚意抑恐　殿
下格天之誠有所未至也　太祖高皇帝謂近臣曰
予以天旱故率諸宮中皆素食使知民力艱難既而

大雨羣臣請復膳 上曰亢旱為災實吾不德所致
今雖得雨然焉損必多縱食奚能甘味得乎民心則
得乎天心乃令免民田租 殿下所以遇災修省者
果若是乎古之王者凶年飢歲則趣馬不秣膳夫徹
膳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今者雖有減膳之名而
司饔魚物之進豈民之怨若依舊也司僕數外之草
當減而不減況望減其穀食以賑飢民乎伏願 殿
下先盡修省之道以為格天感人之本臣竊為常人
之情如遇困苦之際則或念鞠育之勞及乎安富之
極則鮮有思其生我之恩者而 高皇帝方極富貴
趙憲

而追慕之不弛所以孝心感通而民德歸厚也又聞英宗皇帝謂太學士李賢曰朕五更二鼓起行拜天之禮者章奏訖詔先殿入廟退朝毋后有命則兩日一朝如此然後兩宮之情日相懽接而讒邪之言間攸難間矣伏願　殿下因　太祖英宗之事而益信聖德之不孤示文子文孫之法而永開誠孝之不匱則孝理之效不獨興孝於當年而抑且錫類於萬世矣臣聞　洪武中初建　皇陵將等周垣有司請遷民家墳墓之在傍者　高皇帝止之曰皆墳墓皆吾家鳶隣不必外徙遂許春秋祭掃嗚呼死者骸骨尚

不忍遷動則生民產業必不忍其蕩折矣是以孝陵止在南京鍾山之陽而山陰多賜功臣葬地成祖以下諸陵則都葬于天壽山之陽而 陵前石物比篤一樣不敢漸以侈大天以天下之廣豈無佳地各占之地而必於一山之中蓋以都畿之心灼見地理之為妄而遷居發墓則在彼慮萬物失所之歎聚精會神則在我有祖脈相安之樂也故傳世益遠而享福無強皇孫之篤行者今幾十有七萬積善之家信有餘慶而呂才之說至以可驗矣安危東方之俗酷信風水公卿士民尤多惑亦 列聖之明雖不為

所欺而及於大故則嗣君方在諒陰之中而卜兆黑穴一惟地宮之言公卿輔相不敢措辭於其間故健元陵之旁固多佳穴而博擇于高廣楊昭之地使兆者有遷頭夫妻之塚生者有破家奪田之患德格宮禁以及于國家者亦既 聖明之所親覽也自今以後至于萬世永著恒式刻之金石止就 先陵之旁而定其壽穴一如 崇靖大王之命石築石物雖難遽廢而差小於創業之時則盛孝無窮而謙德不止於漢明矣臣竊聞 皇朝祭先之禮止於九廟陵寢有時節之奈祖望之薦奉先殿惟有新物則薦之

而別無日莫之所矣以天下之富雖日具牲牢以奉
乎生而亦何所不足哉誠以生之與死養奈殊方而
黷于祭祀反為不敬故也臣伏惟念　文昭日莫之
設於禮為煩於神為瀆於時王之制亦或太過其所
以為孝者實非當理之孝也且以目前之憂言之則
府庫之積視往年日匱生民之窮比疇昔尤甚而凡
祭祀所供米麵之數費多於百官之祿蔬菜之辦一
出於窮民之力竊之六二曰孚乃利用禴言祭祀之
道以誠為本而利於用簡約也　皇上勤御經筵虛
心好問直窮到底故　聖學日進乎高明講說各陳

時務則和顏審聽商議于大臣故庶事不至於頹弛至于罷講而賜宴錫賚以示　特恩是以講官莫不策勵思盡其職嗚呼率是不懈則　聖德之進昌有其極而太平之治指日可待矣窃念　聖明之於此事非不躬履而或有無故而屢停者雖或間御而上下之情罕有交孚或有下進危言而上則顧問他事或有上方乘閒而下有俯伏熟睡者且此俯伏之禮實非至敬之道故在　祖宗朝例賜便坐温顏假色泛容顧問有若家人父子當此之時上下之志無有不通所以訏謨定業以至今日休者有由然矣夫君

臣之分判若天地必須天氣下降地氣上升然後能
生育萬物以成交泰之功矣故　英宗孝宗日與閣
老高碓政事每須先生辭謝禮甫而閣老有懷無不
盡言次頼　殿下雖未行　中朝立講之制使此之
命一如　祖宗之規則有大事不廢講學則庶乎天
地交泰而學古有獲矣臣竊觀　皇上視朝之儀更
卒咸得仰覩一天光我當之人無不禮見于　御路
而　望　親傳典飯喫三字如臣愚衷尚有感祝之
意四海萬姓孰不曰吾　皇之庶幾無疾而形戴之
心自不容已矣銘惟我　朝雖有六書系見之禮而

趙

獨無稟事之儀外邑陪筵之宮尚不得面見則其進
貢吏卒尤無可望矣況我　殿下臨朝不數公輔侍
筵罕望云豈當可守令之行絶無面承　聖教之時
而只於政院　命以依前言送而已噫依前言送四
字豈足以感動人心乎伏願　殿下上法　天朝因
遵　祖規常參無一不御而大事則令面達守令之
辭朝者及因事而到京者皆俾參列而試問其治民
之如何列邑吏民進貢者及迎新送舊而留京者咸
使庭見試問其弊當之有獎而凡有所寃例許開達
則百司列邑安得不勤而邇遠寃民庶知　聖主之

所以慮已者至於此極而感戴之心永久而不懈矣
臣伏見六科給事中及十三道撫按御史日有奏疏
例下該部議覆類則詢于閣老無不施行是則天
下之事一付于朝廷之公論而 帝不敢以一毫私
意容於其間且不為近習之所遷惑也蓋由 皇上
謙虛樂聞手書責難陳善四大字以賜經筵期以有
為故臣望言善而千里感應群策陳而單下情上達
若此不已則天下之善其來不窮矣伏願 聖明上
念 祖宗祈嗣之意下念民生無告之苦無自退託
而却人之諫無自賢聖而畢人之說通言必察小善

趙憲

必為則格言日聞而　聖治日新矣臣竊見　皇朝
任人之路甚廣惟其有才則不論門地如孫継皐葬
師之子而令為脩撰成寔丫頭之子而令為倫修此
皇朝之所以立賢無方者也昔三國雖小所以名臣
保邦者以其用人之無間也蓋自高帝中葉權臣當
國將恐忠志之士趑趄草茅而有妨於時政謀廢庶
孽之科至于我　朝謀國大臣祇為私其子孫之計
而不及千萬世失人之憂並與再嫁子孫而禁錮之
載錄於令典臣竊為再妨再嫁則范仲淹之才不用
於世專廢庶孽則李仲彪之流又鍼于時今如遠慕

成湯近法　中朝變通有術期於得人則隆古之治
庶望於數十年之後矣臣竊聞　中朝部府掾吏鎮
邑庶吏莫不有月俸一人在官則在家子弟皆不宜
役此實成周府史胥徒祿同下士之意也我國則書
吏皂隸書員使令等日不離官其若莫甚而了無一
錢之所及既不假治農又不能為工商而其衣食略
無出處此所以欺官弄法而怵民要貨不顧廉恥者
也就若用其衣食之原教以廉恥使之自不為姦也
臣竊見　天朝祖宗憂深慮遠知邦本之固在於
安民田賦身役之外無他雜徭凡可以安養斯民者

無所不用其極所以人繁而地闢也慨我東方自內
界以及都門之外膴原沃野或有不耕之地昔日民
居之處翦為茂草嗚呼國存之安固者專在於萬民
之寧息而以進上之事及逐邑官員廩奉之故至於
百姓之失所而邦本之杌捏如此必須先除其不緊
進上之數如燕山加定之物及昔有而今無者一切
蠲免申戒守令使不敢倚以毒民常貢賦稅止收元
數而不敢重斂衙卷之物定以貿耗石數使臣之供
亦定所定冤數斗米尺布不敢橫斂於民一有有違
者懲以贓律凡可以愛養斯民者無所不為而出物

之源亦勿閉絕女壯而不嫁者有罪早孀而無依者許嫁蓋　大明之法不廢再嫁之子故欲嫁者嫁之而貞女則自守其昌我國孀婦有子者惡其有妨前程陰奸而生子夜亦者滔滔有之臣之愚意以為與其拘禁失行以傷風化寧許改嫁使得其所也臣聞中國四邊之城碁布星羅不知其所而能保無憂者天下之民士夫之外非農工則軍而農工所作多於於耆軍故也三韓鼎峙之時歲戰亡動而萬數而能垂髫須根者以奴婢之法不廣於世而一境之民都為上用故也高麗以後奴婢漸廣僧徒日滋及乎

我　朝軍役最苦故有子者不許為僧則婿娶私賤
死如內需則窮民之殘破者尤爭投屬正軍之數不
滿二十萬年則雖有奴婢太多之議而名存於私未
究其本而止臣實痛惜也　中朝之制雖至卿相不
敢有私人數十而我國庶孽之屬或有數百勳貴之
家或以千數今若自上先為定限內需奴婢止留名
千公卿以下以此為限則百萬精兵可辦於二十年
之後矣臣在玉河館屢聞放炮之聲問之則曰　皇
朝無不忘危使入番軍士常習戰法邊方營堡莫不
皆然臣因是而思之　國家閉武之法嵗不屢舉雖

幸一為而行伍不明旗鼓不整見者歎其若兒戲之
以平時如此臨敵安得上番軍士雖有習射之規而
為訓鍊官員者例受陋紙而絕無教以弦法之法者
京衛若此外藩何責　中朝則馬衣甲胄弓矢皆出
於官故軍馬甚整兒械精備我　朝則馬裝皃械無
不自具點考之時例借於人或以斗米與吏則以無
為有且東俗責辦飲食之奠無處不有而軍卒為甚
新屬者有新來例幾費數斗上番者有知而鄉味等
例不知其數若以所費備其軍裝則官雖不給而不
患不足矣兵曹憲府頃嘗有禁夙弊小革然訓鍊權

知內禁預差等免新之例近有舊習諸軍吏視而效之賣田破家而曾不之恤外邑軍弊尤甚於此豈曾中原所無之事而邊帥罔聞之恐撫不以禁必須先革此弊然後軍憂少舒而可以致力於軍裝矣臣窃聞 皇上以敬畏二字 賜中書閣老以正已率屬四字 賜六部尚書故朝臣因不揣僭凡 朝廷有命及撫按總督奉申之言一不亂算寫以中字鋪城村店之間無不明揭雖窮閭僻巷之民咸知 朝廷之有某命之令之出某令不敢玩忽而奸胥豪族不敢容術於其間所以維持萬姓綱紀四方者如此

聖主臨御以來教於中外者莫非入心仁聞而上司書吏監司監吏乘醉亂書以傳于各司州縣各司州縣之吏略書以示官員為官員者專不致意總令改歲或欲遵奉者问于下吏則恐其無利於己飾辭以告曰若行此命則官司難以扶持為官員者點頭令退嗚呼今有當路之折簡則雖極重難之事無不施行而獨於 聖主之命廢閣慢忽如此雖是奉行之非人而病恐 殿下之所以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者猶有所憾以致之也所謂天命者非求於窈冥恍忽之域也不過慎諸日用而勤民之事故殷王

趙憲

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臣未信　殿下之所以畏
天命者果如中宗乎所謂大人者非必居高位然後
謂大人也雖在韋布能稽古人之德稽謀自天而能
格君心之非者則可謂大人故衛武公使人箴儆工
師瞽卿之言無不念聽臣未信　殿下之所以畏大
人者果如武公乎所謂聖人之言布在方策者莫非
可畏之事而如節用愛民一句最是人君之先務故
高皇帝以此建規而貪官汚吏罔敢違制臣未信
殿下之所以畏聖言者果如是乎廷臣每有引聖言
以諫者而　殿下以為迂闊臣雖無似亦見聖賢之

言無非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要道而來見有透闕底一句也　殿下誠欲臣民之畏法而由中及外無不令行而禁止則臣請於三事先加乾畏屋漏之中常如上帝之有赫其臨莫笑之言恒若孔子之沐浴而告凡不通辨色不殖貨利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不改求賢若渴從諫如流等事一以古之聖王自期而無疎隙之可議然後乃召羣臣乃洞斯民以為民父母之意申之詰諭如慈母之寄赤子于他人而慈熟切囑使臣之行又須審問其虛實然後執其尤無良不用命者快而兩觀之誅徇于八道使知方命者必殛

趙憲

之意則其倫難逃於　聖鑑之下而億兆同孫於一
令之中矣然其所以教之：具一有不至則或用霸
術而治道不純矣臣竊見朱子語類一書卷帙雖多
分類甚精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監司有監司之用節
鎮有節鎮之用守令有守令之用為父兄師友者有
父兄師友之用天下萬事無物不具欲為東周捨此
難做矣若於六曹各司及監司兵水使四長官等處
命頒而藏之使於治事之暇各擇其類而觀之隣等
僚即及士子之有志者莫不傳看則朱子之所慨歎
而未行者庶有明於東方之日矣然其慨則專在於

殿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
曾子曰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惟　聖主留神焉
先生以前疏不見採用疏成而不果上俄遷博士轉
拜户禮曹佐郎成均館典籍司憲府監察冬出為通
津縣監除残去虐吏民便之未幾被内奴之豪猾
者又為頑民所訴告繫縲月餘竟配富平戊寅丁外
艱先生家在金浦去配所不滿數十里而以法不得
奔喪朝暮哭擗聞者莫不感泣庚辰蒙宥是年夏往
拜栗谷先生於海西石潭遂執柩衣之禮講論數月
而歿冬往湖西哭士亭之喪仍留講學於鳴谷之書

堂辛巳春拜工曹佐郎出為全羅都事上疏請革濫
山朝貢弊　上優答而不能用未幾鄭松江澈為觀
察使先生時與李潑金宇顒遊始信毀鄭之說卽日
移疾將去松江固請見曰公以我為凶險小人故將
弃去信否先生曰然松江曰公我(與林平生)時平生何以
知其凶險耶留與共事見其為真小人然後去未晚
也先生不聽遂決去松江乃介於牛栗兩先生願與
共事既而交義日密曰始吾不明幾失公笑時栗谷
方倡于犖小先生上詩有氷炭元難合陽道必漸消
之語自此遂貳於金李諸人壬午為宗廟令以親老

乞外為報恩縣監到任數月上疏極陳民間疾苦及
內修外攘之策且請立魯山縣山淺莊表六臣禁制
王子築宅於永秋寧公山甫以敬差官按察湖西復
命　上問治有拜績者山甫對曰臣所按右道別無
善治之人聞左道報恩縣監趙某之治民為第一矣
冬正言宋諄等啓請罷之　上曰如此之人不可易
得論啓七日而終不　允甲申冬言者復申前請故
竟罷當時栗谷已沒黨議愈激朝著之不靜左甚先
生以畿輔不可以復居自報恩因寓居於沃用鄭之
妾邑縣林壑幽邃人烟鮮少先生日與泛遊之上講

趙憲

論不倦時往田間勸課僮僕因徜徉而歸丙戌國
家倣　中朝學制別設界首提督官以專教養之責
先生差赴公州大揭造士之規嚴其條約而以身先
之學者自遠至者甚衆先生雖在閒散目見朝廷是
非倒置又慟師友受誣常以為危亡之患迫在朝夕
上疏曰臣聞道之在人均受同得不以聖豐不以愚
當有教則無類人可為堯舜為君上者須知預養者
早親賢友善以身為教則天下化之自有不令而從
者矣唐虞三代之治所以卓冠百王者用是道也降
自叔季此學不明上不知所教下有以欺蔽陳蕃李

膺之賢天下和之而圖危社稷之謀盡殲黨錮司馬光趙汝愚之忠日如日月而道學偽學之謗并穿程朱良由學不講而智不明逐賢罷邪如恐不亟召災速冤與亂同事也祖茲東土所賴以知君臣父子之道者四書五經之始至而辭聰禹倖因俗餬講明小學家禮之繼出而李穡鄭夢周爰表教旌聞用廷薦李之危忌而繼肇我國之文明金宗直之設教議士如雲金宏弼鄭汝昌寔倡道學趙光祖之登庸民俗幾爰金淨朴祥先進讜議雖被忌克者媒孽其間而代有善人紹而須起如鄭光弼之力救仁賢抑雲之

不撓于犴火屹然有山岳不拔之氣李彥迪之辨姦
獻忠摧撥之臨危盡言凝然有大臣體貌金安國宋
麟壽之分拔兩南宣澤穀教白仁傑安名世之危言
直筆公議昭垂尙無銷鑠斬伐之禍則消之盛必
隣於文王之以寧矣惟其士禍之甚酷故成守琛知
有己卯之亂而隱於城市成運身遇鴒原之慟而藏
於郡恩李熀心陽同氣之被禍而退居禮安林億齡
駭見百岭之我賢而棲遲外服又如徐敬德之遯于
花潭金麟厚之絶意名宦曺植李恒之幽棲海隅莫
非乙巳之禍有以激之也鄭之雲峯於安國而懲其

師幾陋大綱輒名翔冀成悼元身靚永磷壽之悕禍
則婆娑末班訣諧終保李之函目見安名世之肆市
則佯狂逃世是皆廊廟大器洛世高才鴻飛脫弋拈
落巖壑自餘各流不遷則孥戮京外父兄教其子弟
者咸以學問為戒朝無讜議權奸肆志其禍至於元
衡李笣猝矣而李猱者繼笣交煽又將畢害餘人矣
何幸天佑東方　明廟晚悟雖其　醒悉天開忠邪
自辨而李鐸朴淳奇大恒之宣力為多金鎧以元衡
餘黨忌李熩進用陰謀沮抑鄭澈以眇然末官忘身
力爭鎧必欲出熩有來勢而平仲不知仲厄臧孫猶

靚姦前隱憂浩歎累數萬言無一字一句不出於憂君之誠漱則學於奇大升而大升學於李滉珥則親承謦欬於李滉又慕先祖之道德謀敵氣節有自來矣而猶忠敵烈上感 宸衷崇被罷使展布心力漱之清名宜節聳動一世珥甚重之期與同升而係合之責又在朴淳之舉珥薦漱乃是相職之當務也珥則以為格沃之除不可無嚴悍自重之士故力薦其及置 王左右乃成守琛之子渾也學得於家傳而篤信古道閉户窮經源深發茂養心寡欲是可以起人主之敬而支大廈之傾者也以二人不諒衰末

之俗造门之士無間賢愚虛懷待之乃如楊畏之阮呂而邢恕之害程者寔繁有徒嗚呼君有牛李之黨者自是相傾相軋均有厥咎固宜目之為黨宋有川洛之黨者只是川朝之人指道學為黨耳程門豈是啊黨予渾之行已一惟持正而好善心量無遠近彼此之間琱之東均平心率物人有一善若已有之攻已之過者率置清要若狎成龍金應南寧滁之徒何嘗不列于清班哉惟其汲引不公則赤幟忽立生謀斥逐死加醜詆根尋識琱之間者俱出乎外知渾之名者輒斥在野上自卿相下至常布奔逆蒼黃無地

趙憲

容身昌嘗有君子為政刑一時忠賢皆使失所我
韓忪岡純俱以老成宿儒不附時議唑枯郊坰李俊
民安自裕倜儻奇偉一無邪心而一言琂賢則皆使
杜門私第全絕揮之清直少黨先朝以來素稱孤忠
而才猷兼備為琂所許則生廢崇班死加惡名具鳳
岭之廉公有威湖西之民皆謂善治而曾過南平一
不問薇則卒至捄死洪陞民之植立不阿洛下之士
咸稱吉人而卒應時之亡一挽相吊并及於琂則黜
之非外李山甫之忠信可使華朝無匹而采問琂歛
真達所見則郎見屏退況若尹根壽朴漸之徒守正

不挠顯有前功與忠斥邪明有效而無不以邦朋
邦誣目之李海壽戕珥之深白惟咸信渾之篇則一
以濁亂敗之又如辛應命之出判寧遐柳拱辰之黜
為評事尹溥金權金瑞生李恒福洪麟祥尹暹之徒
一薦賢珥是渾之口無不排擯至於新進棟樑亦惟
激箝指揮是欲率一世英秀之才而驅之於不忠不
孝之域也楊士奇清謹願忠之人也心服珥善累形
於言則再奪通政之加尹箕夜釘于長興以仕忠義
之氣而直言人過為激所與則終身投僻率民覽膏
宰善山見許筍幾赴父病疑其傳語李瑀以及于珥
趙憲

則晉山之收陰陽顯駁徐盖之奉使六鎮親受方略於珥大為將士所敬服以此左遷悼珥亡則并其重才而廢之金千鎰心知珥善而一不降辭色於時譽則潭民借冠之顧嘱墨官而沮之李義健李希參遍士横鄭雲龍之徒無不以陰而廢棄無不坐珥而奇中臣之所知者如此則臣所不知者何限若乃宋翼弼雖祀連之子學遂經明行方言直足盖父從珥潭時作畏友教誨之際善發人意故如金長生許兩行義着于京外求賢不是私一翼弼而人多歸咎於珥山海謂翼弼曰君若自珥之死絶其舊誼則可無後

患潔洁則又憎其與漱素原陰嘱該官盡廢 四朝
良籍在法還賤嗚呼一珥之亡百物失所者罔有紀
若此不已則將懼為李梁尹元衡沒譬者轉為莽
操而入莫之抗議也或以為珥渾之不絶義論是非
西人之黨予義論少有義幹暨忝禮曹凡儒先廢謚
之事視諸人尤力其按湖塞振士氣敦風俗其志可
尚而珥渾素有夙分豈可信飛言而棄之乎雖然義
論則常慕二人而浮論之趙珥則絶之相訪渾則靜
守一室若此而謂之門客是非欺忘 聖主者乎夫
以珥之天分素高長益加勉經論之學洞究經史孝

趙憲

弟之行通于神明文詞謀慮動越朝紳易退難進素
守確然直被　明主之所契按宜待統於戚里乃登
畧路平又謂鄭澈之嗜酒嗜色耶不當薦引者人謂
頗中澈病而實不知心事事澈有一兄頒於枝下姑
夫柱林朴髮而被誅沉冤之託實出於阮籍之詐而
其妻湖南有兄嫂居于順天澈有少妾隨嫂以居澈
留順天三日往者嫂還宿官舍不敢與其妾為私
語之詐是其謹獨之功人不可及者也其遇父母忌
日一月斷飲成渾之詩可驗於斯矣冰蘗自潔赤心
奉公市人皆謂鄭澈李珥二大夫之為憲府獨無各

司之横歛也彼輩乃以蔫澈泛已之故滔怒不休焚
惑主聽寖亂國是臣所以仰屋而太息者也臣於斯
世所師者三人李珥成渾李之菡也三人學問所就
雖各不同其清心寡欲至行範世則同臣嘗欲彷彿
其萬一而不得及為提督之任不諒屡拙欲以是三
人之所以教臣者遍訪良才而邪說盛行於江湖之
間損賢者之志而益愚者之過今聞臣是珥渾之徒
達官則或欲剳席而挾書者類多返走至有詬罵無
狀之言四面而起緣臣無狀辱及師友臣實反顧慚
恧而竊為 聖主痛惜也疏奏十日不下先生又遞

趙憲

血陳疏再論邪正之分辭益剴切　上答曰甫之封章久矣近日以來予心緒不寧未暇披閱未卽發落用或歸任所或留侍任意為之因　傳曰因來言陳疏良用嘉焉下該司同　啓於是玉堂上劄請罪　上嚴辭峻斥李滋金安敏等呈疏繼之尹卓然等又請於榻前　上猶不聽丁亥又作萬言疏因論鄭沆丑凶恃北之狀促又為文以辭先聖其辭曰出位謀政昭垂訓戒危行言遜又有至誠而利口覆邦家予心所惡謂吾君不能盡民謂賊其於前秋痛師友受誣陳疏　閣下再竭愚忱吾　王睿聖庶幾改之而

陰沴之氣務欲掩蔽將來隱憂不啻洪水猛獸之患
朝論不靖及告由其公輔承弼曠職戕者越月士信異
言咸懼噪其而狂疎俊傑髦俾成就者無期茲無顏
面可居皐比今將畢輸心腸三顧周圖而身歸荒谷
擬伏誅命之及嗚呼用舍行藏非小子之可望果於
忘世實先哲之所嘆拜辭明庭不勝永慕於是請於
方伯冀以其疏轉達于朝時方伯權公徵慮其必有
大禍堅拒不受遂退還沃川杜門講學若將終身焉
時倭酋秀吉弒其主源氏并殺諸島主因遣使來覘
舉朝惶惑無敢以斥絕為言者先生聞之慨然草疏

曰臣竊聞東遏駕震沐浴堂阙裁疏伏以文王之與國人交止於信而有孚有言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在易訟之象曰作事謀始而程子傳之曰謀始如慎交隣明契券之類是也歷代交隣信不以義事不謀始以取覆亡者班〻可見今此日本之使有何名義乎臣之臆料不過如季平子之逐昭公而行成於齊晉司馬昭之弑魏主而示威於吳蜀者也必須備問國故拜罪絕之然後桓文仗義之舉庶有以坐攻其心而自強我國也嗚呼臣迹其君人倫之大變而天地之所不容也誅國者縱不能提戈往誅而其忍

與之交使以助其聲勢乎世有善連胡銓則其必抗義極言以折桓衍帝恭之議而請遷王倫梓宮之行矣側聽累日未聞有倡義告絶之議是可謂國有大臣乎若謂使价發輒不可峻拒則須使禮官備訊國故前王之廢果不出於國人之所同憤則顯絶其使以知我君負國之人無所容於隣邦館驛則徐戚一言起以趙邢貞之敬而知詰罪落坐致南唐之不振矣假使新王績著而舊王可廢然天無二日不宜更稱東皇我敬 上國不可容滿胃幸因茲會俾於書契中刊去滿猪然後乃許開閉往來則尊王定霸在

趙憲

此一舉矣嗚呼曷伯殺其童子而湯猶討之日卒臣
逐其君而戒乃受之則天下後世謂　殿下明斷之
愧湯乎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
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匹夫而居仁
守義猶無所畏於晉楚況莫大諸侯謹守王法任賢
使能仁結人心義形隣邦則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而各景公則不能卒以全脅之強陵出而女於吳並
子所謂千里畏人者不亦可善之甚乎時李公誠中
為監司以為平昔戒逆未得其詳而且疏中直斥二
三大臣不肯轉聞于　上先生乃徒步詣闕又裁一

疏并前未達二疏以進大槩以為僧使不得已與倭通好請以三事償訊誥使而沒訐之其一　大明一統天定僭僞不可不亟去也其二被虜漁採之民向導反噬之人使不可不剿致也其三彼奴黠貨無厭歲幣之數不可不減定也又論李山海之誤國不可不黜　上大恐亟命焚之且傳于政院曰趙某之疏予不忍見今已焚之願使史官大書予惡以警来世先生遂退歸歷訪徐處士起處士大責曰士亭先生以公為遠大之器望之如山斗豈意今日直欲為陳東晁錯之流乎輒面壁不語先生曰試觀我疏處士

趙憲

捧頭曰固不願見也先生乃自讀其疏讀未半霧土
不覺起立整衣冠再拜謝曰賴公此疏吾東將免為
東狄矣其抑洪水驅猛獸之徒乎已丑夏先生又持
斧伏 閤極言朝廷得失及羣小誤國且請 明匪
孽首刑罰戚畹侈靡嗜欲蠲租賦其言曰程子傳易
七損曰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天下
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墻本於宮室酒池肉
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
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為害矣
先生制其本者天理也淺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

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殿下試以三代王制細較今日之事出於天理者幾何出於人欲者幾何昔者大禹下車泣辜宋仁宗不食燒羊　弘治皇帝命減雞羊之役今往何監非是痌瘝乃身開釋非辜者乎非是儉奉清源以正百官者非是疾於敬德　以誠少民者乎萬民感和而天命自此延長矣所貴乎人主之講學者為其克已復禮見有實功使其日用云為莫不得於天理之正而同胞吾與皆得其所而已益之象曰風雷益君子以遷善改過程子曰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迅損之象曰山下有澤損君

子以懲忿窒欲註曰懲忿如摧山窒欲如填壑在人
損益之大者未有過於斯二者惟 殿下風飛雷厲
無自退托摧山填壑大段用力沉潛剛克師洪範之
戒殷來哲人法成湯之訓則平康正直世遵皇極周
道當前坦然由之矣又曰有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
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首陽之下民到于今
稱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朱子曰財者人之所同欲
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臣伏願
聖主戒於景公貶貨貴德慎終于始內篇父子之親
外明君臣之義恪謹侯度一遵 王制而諸王孫宗室

亦且昭示臣言明知伯庚之為百世所師者不在宮室之崇田野之廣而實由敦孝讓之風以致之須以親賢就師長廉遠利則凡百具僚亦且觀感而知止節貪矣又極論賢邪之分蓋先生篤信牛栗二先生只以擯斥二先生者盡為小人以尊崇二先生者皆為君子論議奮發時有不中以至讐怨堵立至於按治居停主人使無容接而親舊或拒門不見獨一松沈相公日往候之且以詩慰之（詩有狂言滿紙皆忠膽鳥鑽前頭戴星明之句）於是兩司交章請罷或以為狂妄或以為陰險上十日不允至於玉堂亦上劄論之然後上乃命

配吉州嶺東驛　命下禁府吏卒相與歎曰趙爺之忠直反遭此禍耶時仇疾者莫不甘心惟南昌金玄成追贈毛衣以詩送行詩曰一領羊裘寄遠行臨風只欲淚沾纓相逢傳道莫憐水沙雖重保餘生賦曰先生自沃川徒步踰嶺凡二千餘里備嘗困極雖登西山之脚為流血莫能過之而先生之氣貌容色未嘗少挫焉時纔嶺以北癘氣大熾死者十常五六先生之長男完基幾死僅甦小弟典與二奴皆死先生雖極傷痛然亦無怖心儼然端坐於四隣積屍之中講誦不輟夜以繼日或親至病家投藥救活而終亦無恙人皆以為先生之正氣亘乎天地

而隔氣不能相來也嘗值初度之日為文以祭考妣曰不孝無狀荒隳先訓妄言時事謫此嶺東玆值生我劬勞之日邈處丘龍隔絶之地永念仄容如不欲生恭惟魂氣之遊無往不通思之所存致慤則著先是戊子春秀吉又遣使求和親至是再遣使求朝廷詰以前日入寇之狀秀吉即遣使藤義智等以我國通亡為向導者及同謀作賊數倭来献朝廷動色相賀將遣通信使黄允吉金誠一回謝先生聞之又上疏曰荆人三則而不懲者以其所抱者玉也張浚在誦十疏而不休者以其所願者忠也逖聞倭使半歲

留館肆其悖語以興兵犯境而辭奉朝惶怖無一人
執言折元　之奸者朝鮮士氣不圖摧折之至此臣
食不下咽蓋歎臣師李珥之亡而讀書之人不在吾
王之左右也自古勝敗之勢豈徒以兵之強弱乎春
秋列國楚惟無強而齊桓用管仲仗義執言則召陵
之師不戰而致盟頡羽善戰天下無敵而漢王聽董
公兵出有名則垓下之敗悠歌而自刎蓋身負叔逆
之罪天地之所不容也雖其暇氣遊魂之時或能指
使風霆而人道所不順天亦不佑斯知道義之氣壯
於萬甲而仁者無敵孟訓昭垂矣又曰我國近有旱

賊之屢民力疲盡備禦無策故不能顯斥而狼貪之
德實不在於往來修信不過欲知山川險易道路遠
近以為蠶蠭之計堂〻我國資澤未殄收拾散兵亦
可自守豈宜陷於詐術而強副要盟乎願擇今世之
王孫滿俾語其使曰爾之求我信使未謂我之強而
恐其潛師往襲耶謂我之弱而幸我飢饉要以侵軼
耶潛師盜隣自祖先不為其在眇躬忍沫前徽耶幸
災侵隣史談不道新造未定之秋又犯斯我於天下
耶無父無君孔孟所闢源王所終吾未詳知吾雖欲
交使吾卿士恥之百年之內如或安民戢盜大布周

趙憲

孔之教則一通信使未為脫也越棠三譯止於一見而萬代嘉之交隣之義豈必以憧憧往來為貴乎如其怒我不報必欲用兵則我雖涼德而吾家將士頃知受君之義成遼厮卒亦知父母之恩為君親墾城固守宜自我力矣上价榮惑之罪著在春秋臣庶多請誅　天朝誅之而越海爭論各為其君故今姑思送其以是意遍告諸島云云則恩威並著截然難犯矣時方伯擢公徵又以疏中詞語太峻必為當國者所陷託以謗書再三却之會鄭泄亨謀反事覺自我其黨與皆伏誅湖南生員梁千倉梁山濤等上疏以

訟先生　上曰當初之罷實非予意郎命放之先
生回到北嶺有詩曰此閑　君恩重南州甘病深麾
天有歸日感淚自盈襟初先生聞沈立之及又以一
疏備論逆節之前非朝夕之故又論通信之舉必為
校虜所陷一再請權公上之權謂先生曰公既以言事
方在論中況今逆燄太熾人心汹懼遣使通好朝議
已定此疏不惟無益必將滋禍先生曰不然目覩
國家危亡之機決於呼吸為臣子者所當極力論諫
若以一身禍福為慮則豈臣子愛君之道乎且死沈
立公尚畏之生秀去來則公當如何權不得已並以

前疏上達　上曰此人欲再煽廢天嶺乎先生未及還朝洪公聖民謝祕　上意改擬禮曹正郎　上曰此人不可輕用聖民誤認　上意改擬禮曹正郎　上大悔黙聖民為慶尚監司先生聞之直赴　闕下席苫待罪三日不去城中士庶相與聚觀見其忠義感發歎曰天生趙爺為社稷也庚寅先生南遊嶺外登霄月堂拜圃隱之像而為文以祭曰嗚呼先生身任綱常斯民實賴吾道其昌嗚呼先生萬古之光又拜朴泰判彭年之祠而弔之曰士生於世致身事主者不可以穀計求其盡心所事之死不渝者則於東方

只得數人而已斯乃見利忘義而六尺之孤終無可
託矣先生與成謹甫諸人同受集賢之 命雖其人
心所歸天命亦改而先生之心萬死不變使吾東土
士民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先生之節可
與日月爭光而先生之名直垂天地而無窮者也此
其之所以俯仰遺祠而不勝景仰者也又於治隱之
居濯纓之廟莫不尋歷以寓景慕之意爲是歲朝廷
竟遣通信使秀吉又遣玄蘇等回謝且請假道大擧
西討 上國上下遑遑莫知所措先生自沃川白衣
詣闕剴請斬其使以絶 天朝其略曰臣聞東槎

趙憲

綏迈賊船棲海彼陋我射天則自明無路乘機猝發
則遑圖疎虞必爭之地迄無克國之徑略勿迎元使
又無夢周之抗議檜倫誤國臨安垂陋綱常一墜
君父禍患心崩膽裂怒髮衝冠不得不雪涕而言之
也謹按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程傳曰復
而反善之義惟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
吉也比之卦辭曰不寧方來後夫凶程傳曰人之不
能自保其安寧方且來求親比得所比則能保其安
若獨立自恃求比之志不速而後則雖夫亦凶矣況
乘弱者乎臣竊料今日之事安危成敗只在呼吸惟

有巫斬虜使飛奏　天朝分致賊肢于琉球諸國期使天下同怒以備此賊猶可以補復前過而庶免後時之出矣李滿住之一紙資級見失於　上國而張寧来責之日　世祖高皇帝雖貢馬謝罪而滿住討滅之行至試武科千有八百盡輸一國之勁況此麥吉假道討天之惡不啻滿住而飛辭陷我之術當不止於中樞資級矣若　天朝不悟其蓋盛發庶朝之怒則當有蕭定邦李勣之師来問滿焉之罪矣　聖主將何以謝過臣民將何以免死乎假使中國未假謀蕪李之師而謂我倫胥為虜許老悔之史氏書

趙[illegible]

之心堂：禮義之國不亦羞辱之甚乎。祖宗二百年之耻僅能竭誠昭雪而殿下千萬世之辱未及朕時澡洗則三綱五常將懼自此墮地而祖宗在天之靈亦必有殄享之悲而臣民匪教之徒難可責以死長之道矣懷利文過之臣雖或拱手招禍以為激怒之可虞而城市野民之言萬口一談咸謂不斬使則國不振夫豈無是理而孔子請誅榮慼者乎夫豈無是理而胡銓謂之不戰氣倍乎嗚呼靖康建炎之間謂虜不可和者楊時李綱張浚胡安國而目之為黨撓棄不用奸臣誤國萬古如斯 聖主讀史之

除亦必慨然於來君矣馬植繼還兵全渡河王倫淹
江兀术南趨秘人睡不疑而謂虜情之可信者斷然
奸欺者也嗚呼金之於宋日以侵削為謀而秦檜之
徒深諱虜情惟以割地一言以懈攻戰之備若张
韓岳劉之殺力則魏茲之城亦不可保矣今茲秀吉
之於我國日以吞噬為計至殺對馬島主而瞎遣腹
心平義智代守奪我左臂謀靠無路又使信長壻来
窺覘以為探發之計其包藏禍心深矣而我乃盛備
文侍無異乎華使其於賊使之分二路上来也嶺湖
各邑盡率吏民出俟于院驛留時延日一不顧防備

之事使其奴倭驕我將吏如賊隸不敢為一言責以
禮義則豈非為痛哭之地乎嗚呼陸贄正色而屈尉
佗之簒踞范仲淹焚書而折元昊之悖慢彼皆單車
屏從而壯我王氣者也尼言據理而挫彼兇鋒者也
昌齡如誠一之徒載粮千石持國樂娛賊而兼使軒
轅破蚩尤七具悉為虜人之所得手賊酋茲議有萬
不測而彼乃還款謂賊不來以懈將士之志時所謂
一德大臣則盛稱王倫善於奉使俾兵全軍之罷雖
辱國無狀者附會權奸則可以次第同升矣此輩惧
有公議之或激則乃謂秀吉非真叛迷是可以寒涎

為純臣乎又曰等是一死於蒺藜之路　以學子貢之游說期使諸侯之軍搆兵之虐而存我魯國則聖主活臣之恩庶幾小報而天生男子之意亦可自副矣海南萬里如無肯行之人則臣願假一節充備末价星夜西馳以玄平頭醜獻于　天朝窮効包胥之哭以明我　王心事幸冀　皇上矜憐則借馬南陲分致賊肢于南洋諸國喻以整兵伺便期使此賊不容於覆載則臣雖死於道路亦可以脫身老母於俘死之厄矣頑雲不解天日常陰臣不勝憂國憂家感憤血泣之至又為貼黃白今者賊使將入東平臣

趙憲

之封章呼已晚矣今不誅此禁惑者奔告于　上國則必當因繫而奏聞矣第慮　上國生致亥平以問曲折則彼輩益黠捏造無形必陷我於不測之地矣雖十應奎餓全庭百日萬無為　聖主分疏之理矣萬國瞻聆轅轝滿庭則今欲請之者適所以資國過而啓禍釁也六軍不發之秋雖亥斷國患而鞭林甫唐宗社稷之恥實未能昭洗頃以胡銓之疏先斬倫近以謝于　宗社次斬公孫述撒離喝之使以謝于　上國然後　聖主令名早有聞於天下緩急有得力處矣成湯之所以布昭聖武者以其改過不吝而已

伏願　聖主留臣疏密揣無使東平人購得疏入
上謂左右曰趙某累上狂妄之疏至於流竄而猶不
知止真無恥者也先生待人命於政院門外三日而
不報仍叩首石磴血流被面覩者如堵或說其自古
先生曰明年竄山谷必思吾言又以一疏繳進自草
奏文及論琉球對馬島日本遺民等書斬云藉罪目
逾嶺湖備倭之策其疏所陳不出前疏之意而語益
加切焉時政院以先生之言為不祥廢格不納翌日
大司諫洪汝諄啓曰趙某陳疏而政院不受雖不知
疏中措辭之如何大槩似有壅蔽之端請罷免承旨
趙憲

上只命推考該房先生自是知國事之無可奈何退歸田廬每仰屋長吁而已其擬奏文略曰臣聞天子者天下之義主也繼天立極而天實保佑德被蒼生而神人交相善天之下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古今天下逆天者必亡悖常者必滅此理顯然矣臣之東鄰隣於日本乃有使臣來到臣國固要通好送我一介無使偵聞則蓋於源氏之裏有臣平秀吉者抱劍入庭直斬其王之頭因殺左右幾至數百其為篡弑之賊無疑而臣至於交使噬臍何及其復書辭極悖悍恣睢無數謂將假道臣境作冦于上國初要聘

好終有不測之患緣臣無狀見賣于賊雖被
極罰所不敢辭矣惟望 皇上滿數秀吉戮送射天
之罪詔諭列國俱使仗義拜罪使彼醜種尼桐不還
則日月所照 皇澤無窮矣其再來之使云藉平
調信等姦邪桀驁忍發不道之言不可輕容於覆載
之間臣即使收訊而斬之獻馘于 天朝伏乞 皇
上俯鑑遠臣戴天無貳之誠早拜大義許令本島義
民乘機討賊因以封之則海外蒼生萬世永賴矣其
擬斬云藉等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
位矣自古及今君臣上下之定分截然如天地之不

趙憲

可易也其或不得已革命者必如湯紂桀隋之暴民甚者然後乃如湯武之仁漢祖唐宗之不嗜殺人者起而革之而民自安業矣若以詐力奪人之物可以享國則項羯何以自刎乎苻堅何以自斃乎爾謂秀吉強於項羯苻堅乎予雖否德先王之典型尚在乎有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其於親上死長之義聞之熟矣爾可盡忠以一劍乎況 大明一統萬國諸侯無不歸仰自我 祖宗服事已久義則 君臣而恩猶父子借子之撝以伐其父者謂載天者有此言乎臣戡其君綱常之大逆蠻夷猾夏天地之大變天下

兴怒則秀吉能逭顯戮乎甫等不悟天地之定分憧
憧往來惟以誘人陷惡為事匹夫而煽惑諸侯者孔
子謂當身首異處改依春秋之法出付司冦甫無敢
怨其論對馬島及日本遺民則皆激勵忠義使為舊
君報讐之義也其撽琉球則使預整舟師以助天討
之意也其嶺湖備胡之策則山川險夷道路要害阸
防鎮戍之強弱虛實無不纖悉逭將邑宰及忠義可
用之人無不條舉其淺夔趣成功死義者皆出於先
生之所薦矣壬辰二月夫人辛氏歿先生以為事夔
之作將在朝夕渭葬于家後既窆先生謂門人曰古

人詩曰人皆來哭我來歌似君埋少不埋多正謂此
也三月往有先攄於金浦操文而祭之曰以將亂永
辭之意四月卒叩賊將平秀吉等渡海長驅連陷釜
山東萊數日已陷鳥嶺大駕西幸先生聞變痛哭
即往清州與李鎬李逢金敬伯等謀起義兵時昇平
日久士民不識兵革皆著黃矢措不可收拾先生乃
還沃川與門人金齡金篇朴忠俊等募得鄉兵數百
遮截賊退之車嶺與賊相遇幾為所害賴門徒力戰
而却之自是賊不敢由是路而西乃移檄于湖嶺募
義旅略曰顧茲島夷之為寇甚於苗民之不恭我人

若刈草芟盈一國藏君如攬抓罪通于天甘言詐詩
初要唏利而罔人匿迹潜師終欲越海而爭地悃龍
輿之遠游悵望辰於塞外豈料數十州縣終久一个
男兒天佑朝鮮尚全湖海一域民思周道豈無楚戸
三良又曰肯使無道之殘賊久容不殄於明邦志不
懈則神風入隨事欲成則天助地佑誓掃卉穢於彊
域期扶 李之社稷攄時巡察使尹先覺與守土者
皆以為兵民之可用者多應義旅不利於官軍多方
沮撓之先生乃與門人全永業等欲西赴 行在歷
見巡察于公州力言君臣大義巡察請先生留與同
趙憲

事數日之內應募者近千人有安世敵者素悍悉無
行爰初多殺我國人剪髮為倭級以要功先生倡言
其罪世獻愍之往說愍窓曰公擁一道兵苟無尺寸
之功而趙某則奮起於放廢之中先公着鞭彼若得
志必治功追留之罪愍窓然之乃移文列邑因繫義
兵之父母妻孥又以青陽縣監任純以卒百餘隸先
生繫於公州將加軍律以此既集者還散先生以書
責之曰書生踈迂固自知其不可殺賊矣區區憤懣
之心只欲因民愍奮同力致討則山川鬼神冥助天
怒而厥尤長痛之教格而不奉何哉某遍閱軍中之

言萬口一談咸欲殺賊而徵兵數月費盡官粟養了數千士卒盡江自衛既不急於討賊又無意予勤王而信頑童挾韓之議抑忠臣義士之氣未知今意之所在也巡察見書大不悅先生以為既忤主將難可有為遂往湖右則前忝奉李光輪士子張德盖申蘭秀高擊宇盧應暐等皆慕先生之義相率而來招募其不籍於官軍者遠近全集得千有六百餘人建旗分部巡撫定山温陽等地以弭勢控制人心大安遂自洪州直抵懷德是時倭奴方據清州防禦使李沃及尹慶祺軍相繼奔潰僧將靈圭獨與賊相持累日

矣先生聞之急向清州一面促李沃進軍八月初一日與靈主合進薄城西門先生親冒矢石士皆致死賊大衄退走入保我軍將登城忽有騏雨從西北來天地晦冥士皆懼ニ先生歎曰古人云成敗在天信然乃鳴金小退是夜賊焚其屍從北門潛去自是湖左諸屯賊望風皆走方戰時先生令李沃設仗於北門外沃不從故使餘賊得脫軍中莫不恨沃時有一女人自賊中來傳賊語曰義將之行師非巡察防禦之比骨死直前少無摧挫之氣其鋒不可當也先生於破賊之後即裁一疏使其子完堉及全永業賫上

行在曰臣某北望關河血泣四拜　國運不幸劇賊
憑陵　宗社灰塵城闕為墟　乘輿播越狩於鴨江之
濱凡有血氣者莫不慟傷矧臣愚狂早備郎僚位卑
言高屢坐重罪已丑以後自分必死幸蒙　聖慈包
涵放臣草澤之中聽臣躬耕養母天地父母之恩庶
以加矣臣之分義固當粉骨捐身以報　聖朝又曰
臣既不為杜甫鳳翔之行則義當糾集鄉兵竭力轉
戰庶幾回回鑾而稼臣孤賤人不早從事發檄書應者
頗起又被巡察不許官軍應募既集者還散臣雖北
望長痛求如之何乃與數三同志間募閑役人數百

建旗招衆遍走海郡得募千人然後擬為北行之計
又曰臣聞唐之玄宗幾失天下而能用陳玄禮之諫
倉卒之中割思正法而國忠斬頭注槊林甫斲棺鞭
屍故民心洽然思唐忠臣義士得盡其力李郭成功
如建彊然宋之高宗雖有江左而不用李綱張浚之
言常使汪黃秦檜之徒不離左右故宗澤岳飛將有
迭平河北之望而沮抑多端至於矯詔殺之而賢如
孝宗亦未成混一之功今之八道破碎者幾邑而朝
廷威令所及者幾路予今之主和招冤甚於檜奸戕
賢誤國甚於林甫積怨市里甚於國忠者訖保首領

或使其黨盤據要津以防賢路將何以慰民心而振
士氣乎時安世獻又慫恿於巡察曰今聞趙某疏中
力詆令公此疏若達必得重譴巡察乃遣腹心託以
按督舟師禁遏陪疏入使不得渡全承業等偵知其
狀以疏出示之乃許登舟先是先生見李沃請以粟
米數萬石分賑飢民又以牛數百分授村人以備耕
種使為根本之地則民頗安集而恢復之功亦可得
力矣沃恥其無功乃曰已與巡察議定不可留此復
以資敵悉焚其穀而去先生遂決意勤王飛文一路
整軍北行至到溫陽則巡察恐先生至　行朝盡發

趙憲

其所為乃因幕下士說先生曰吾始與公相歡也今有細人之言小不相能吾已悔之且清州之戰已脈公忠義今則矣與公死生以之願擇小嫌期成大功今聞錦山之賊將有侵軼兩湖之勢不如同討錦賊之議淺者然淺勤　王未晚也諸將佐亦言賊無所不踰而獨餘湖西南一片土失此則無國矣宜先滅錦山茂朱等諸賊乃訐之湯也先生以為然乃還公州又與巡察議不合蓋巡察只欲沮先生之行而已實無意於同事也將士多被巡察所困麾下稍稍散去只有七百義士願從之先生慨然以八月十六日

移軍向錦山有李山謙者士亭之子也即數百人自
錦山退走曰賊懲乙卯湖南之敗今之據錦者皆精
銳數且數萬柰何以烏合之衆當之宜按兵相持毋
輕嘗大敵先生泣謂曰　君父安在敢言利鈍主辱
臣死吾知一死而已遂復與雲峯聯兵而進兵與湖
南巡察使權慄約以十八日齊舉夾攻權移書改期
而先生已抵錦郡之十里地賊詗知兵無來助乘夜
備而迸之分其衆為三迭出以肆之先生令曰今日
只有一死一生進退無悔義字士皆惟命不敢違力
戰良久賊三北幾潰而我兵矢盡無可為會日且入

兩軍不相見吏士皆無人色而先生意氣自若督戰益急賊愈銃攻遂入帳下有褊裨數人欲脫　脫生刀挽請跳先生笑解馬鞍曰此吾殉節地丈夫死耳不可臨亂而苟免也遂援桴鼓之士爭趨死至旗空拳相搏而積石難次卒無一人幸免者雖衆寡不敵全軍盡沒而賊死亦過當勢遂大挫收餘兵還陣哭拜振野運屍三日積不盡乃積而焚之遂與茂朱諸屯賊皆遁去湖西南賴以得全而　國家以有恢復之績其推敗迴遏之功不可勝計也翌日先生之弟範冒死入戰所則先生死於旗下而將士相與枕藉

環其側範頁屍還殯沃川至是蓋死日而顏色若生
張目掀髯悁氣動：人不覺其死已久也長子完基
狀貌魁偉性度超異家居素有至行兵敗收葬其屍
眼倚幸其代先生死賊認為主帥而殺之先生資稟
絶異於人儀表偉然巨耳長身目光如星自少在重
嚴毅人不敢以戲嘲加之性至孝絶免襁褓已知事
親禮父母有命之必跪而對修書父母必盥濯整衣
冠繼母金氏待之少恩一日先生往其外家外王母
歷選金氏之事而泣曰汝母之所以待汝者如此將
何以保活先生俯伏不對因辭歸淺數月又往省之

外王母曰汝何久不来也先生曰前日之来王母直
斥吾母之失人子所不忍聞故久不敢来也外王母
大賢之自是不敢復言金氏之失先生既失所怙金
氏遇先生益嚴少有所慊輒加峻責先生懼敢起孝
期以底豫為心終日愛慄未嘗少懈也金氏或有不
安節則衣履巾櫛不遑整理晝夜俯伏於寢門之外
或至數旬而誠意彌篤焉蓋平日翛然若有所思人
望而畏之而至在親側言笑嬉怡和氣藹然故金氏
有已出四人未尚一日不眷於先生之家及先生
殁晝夜彷徨曰寧馨人物世豈復見乎其真我兒也

特借耳毋而生耳先府君臨終思食牛肉而未及進
先生每見牛肉必流淚終身不忍食焉自幼嗜學每
涕昂而自誦曰天生男子豈偶然哉其所以自任者
已不淺矣家甚貧隆冬盛寒衣裘盡弊而徒步從師
不避風雪每以親命守壟田間則先祇隴頭犢不為
架整置毋子而背念之夜深方假寐鷄鳴又起誦之
歸則躬採薪爨親炊暖大而讀焉或牧牛于野則必
執書隨之且行且閱潛心致志有時失牛所在焉每
夜必誦庸學及離騷經出師表吟哦慷慨達朝不寐
稍長最好朱子大全一皆成誦晚更純熟則只取目

趙憲

錄於道途逆旅之中循環念過之有難解處則輒玩其傍以自參考於語類宋然先生為學一以踐履為主每誦為人子止於孝為人臣止於敬之說未嘗不三復玩味居家日用必本於小學後生之請教者雖年至三四十必先課以是書焉既受周易於牛衆兩先生歸則閉户沉潛仰而思俯而讀蓋不知其遍數矣故其於占候推測之事亦皆旁通而微微焉其出入時必載松明及書篇而行嘗於保寧旅舍有李上舍者適與同宿既夕先生命燃松明出橐中書整衣冠危坐肯閱乃名臣言行錄也又出擊蒙要訣

示李曰魯見此書否修身應事之要略備於此為士者不可不先讀此書李竦聽先生乃出裝中紙裁為一冊傳寫以授鷄鳴始就寢昧爽又起看書李同行數日未嘗見其斂軟而其所言無非為己力行之事也其獎進後學之誠又如此嘗渡陽川江中流大風舟幾覆同舟者面無人色奔走啼號先生凝然不動閉眼控手須臾風定舟既到岸舟人皆恐曰一舟之人皆恃淸死乎何獨晏然而已乎先生笑而謂之曰死生有命豈奔走啼號所能也也把而不較幷色愈和時有士人金孚載者大加敬服顧止怒者納拜而

趙愚

去時年猶冠矣其寓吉州也先生聞　命昂貧程金
吾卒止之曰來時同班戒我言趙某賢者聞命必不
暫留汝必以夕抵家令夜治行所以遲暮而至先生
曰　君命不可宿也　夜發而使家人束裝隨之篤
例　命配驛置者必私於驛官留以奴僕代立其役
而又或有全免者先生之配嶺東獨不然必身自當
之曰　朝廷正欲以此治有罪者必要免此是不受
君命者也故使命之過者多不入嶺東論者莫不以
打乖為疑然朱子嘗曰若對移作指使昂逐日執杖
子去知府廳前喝喏對移似押錄昂逐日抱文案呈

覆先生豈無所受而然哉至其識見思慮必本於天理人心之正而參之以時勢事為之變改若燭照數計而無不脗合實非推度臆料之比也方義智之來覘也先生之死一以逆妄見斥其淺　天朝將更果上變　朝廷而又請問罪于我國至於壬辰播越之日猶謂朝鮮導倭犯順倘使先生之說見用於時則寧有如此奇辱我丁酉之變有陰僧請我國之人曰秀吉於朝鮮為一時之賊而於日本則萬世之賊也當時若使隣國傳檄聲罪則其禍不至若是云於此益驗先生之說皆出於義理之公而亦不泥於事情

趙憲

矣權石洲韓有言曰先生能見未形之亂於千里之外數年之後而獨不辨邪正於目前予真可謂名言矣辛卯歲獨游大芒山一日對食推與四僧曰明年有變我必赴難今日共此飯者可來同事也僧怪而佯應曰諾後三僧同死於錦山而其一名緊敵者病未赴說人如此云申恪宰延安權徵觀察平安先生貽書二人曰明年必有倭亂宜速浚濠增堞為死守計權公見書笑曰縱有賊來豈至衝斥兩西耶恪雅服先生鄭治安檄之具後李公薙竟以延安却賊至今延安之民皆思二公之功而不知其實出於先

生也賊必渡海矣及起兵嘗夜觀天象北向拜哭已而又仰天而歎曰吾以為禍及行朝更察之二王子入北者其鹵於賊乎門人志之賊渡海王子被擄皆其日也先生接人無貴賤賢愚一以至誠雖貌往言厲而其所以感人者不期然而然故雖愚夫愚婦莫不以先生為君子也其配嶺東也將　命羅卒不受贈遺曰吾亦有人心苟有所取無以立於人類矣及至謫所而歸也涕泣而不忍去先生之孥屍還自吉州船道之民皆咨歎嘆息或發人馬傳相護送曰此善人之孥也果谷先生嘗語人曰汝式每以為唐虞

趙憲

之治可以捋復不知變通以至搔擾疲其練達然後可大用獨士亭論當世人物必以先生為第一日安貧樂道擺脫名利愛君憂國出於至誠求之古人實罕其儔牛溪先生亦曰汝式之學日將月就甚可畏也蓋栗谷早歿未見先生學問之長進也先生之文通暢遒逸之中自有莊重謹嚴之味使人讀之盡而不厭也今其封事若干篇印行於世其所藏於家者亦多嗚呼先生既以間氣之鍾純剛之性又能克之以學問輔之以師友淵源深遠根基完實造詣日進乎高明踐履漸至于篤純孝悌通於神明忠誠貫

於金石好惡之正如辨黑白發用之果若決江河外
內之分定而富貴貧賤不能淫移操守之志確而刀
鋸鼎鑊不可搖奪故其發之於言議事業者一皆光
明正大質慤精切非堯舜湯武則不言非孔孟程朱
則不學真可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之君子矣使其
年益高學益懋以充其量則其所成就宜不可量也
而竟至於斯可勝痛哉若其臨亂效死乃先生之一
節而世之論者或以為不過一義士而止耳嗚呼知
德者鮮矣烏足與議先生之萬一哉先生之始起兵
也行朝聞之下教嘉賁拜奉常僉正而先生未及

趙憲

見及殁追　贈吏曹參判同知經筵義禁府春秋館
事并與完基旌表其居錄完堵為　恭陵參奉月廩
其家先海之為世子也召見仲子完堤而賜食與布
遣從官致奠復役減租甲辰　先王加　贈先生及
其考並為吏曹判書後　賜建書院　賜額曰表忠俾
祀于春秋夫人辛氏籍寧越郡士人世誠之女也生
一男郎完基娶武人朴彪之女無后完堵完堤完培
及女二人皆先生之則出也今　上即位以經臣議
特拜完堵為江陰縣監完堤亦除　永崇殿參奉官
至典樂參奉江陰有一子曰鎮女適張應祥奉事娶

權克福女生一男曰鎖再娶李大春女二男男二女
男曰鎔次幼女長適金樞次幼完培娶甄大用女生
三女長適朴乾賢次適李承晛次幼外孫金汝亮捷
文科金汝玉屬司馬　崇禎二十年丙戌八月日謹
錄

趙憲

白石洪公神道碑

仁祖大王應天御極誅除姦兇進用賢俊肴以生員洪公為昌寧縣監公病辭又以為通津鎮川卒至六卿遽于　孝廟注意彌隆起廢于野意將大用竟卒于丙申四月二十一日將卒自為銘曰東海有一老翁名茂績字勉叔洪其姓白石其號也不文不武遭逢　聖世感激知遇有懷必達夷險一節至死不變苟有利於國家則若湍水之赴深壑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貳公之班不為不貴八袠之年不為不壽乘化而盡吾心安矣是畢公自道者而論

洪茂績

者以為庶幾焉蓋公當偉卿訹造等倡為廢母之論率諸生極言其不可仍勉以大義事遂寢巨濟之海島至癸亥蓋九年矣時民新自膏火中出來公莅邑盡心撫摩疲氓大悅已巳遭制壬申由户曹拜司憲府持平辭遞為寧越郡守不赴後赴金堤即歸甲戌疏論追崇禮仍戒曰二世以獨斷而亡後上有求安之教連辭除命家食于鄉里丙子虜寇自長湍赴亂路梗不得進行在從元帥幕元帥使主饋于嶺南行至安東聞虜退還京師丁丑暫為公州牧使入為司憲府掌令間為諸司正已卯秋受命廉

問于海西時　主知人望漸重公亦以時事自任嘗
上累千言疏大抵以自強雪耻為主復為掌令論金
自點沈罷遠之罪辛巳　特除司諫院司諫曰表其
正直已復特陞承政院同副承旨壬午例至右承旨
遷刑曹參議又　特陞兵曹參判時杞平君俞伯曾
論昇平府院君金瑬臺諫李睟榮又論杞平父子之
愛互相是非公上疏言之　上賜虎皮嘉奬焉未
拜大司憲黃澥為將官私役軍兵公　啓請梟示澥
是沈罷遠耳目也公因論罷遠貪饕無行狀僚議相
左　上亦以相臣故不用公言甲申奉　命使瀋陽

時彼中方有咆哮言人皆為公危之朝議將 啓遣
公勿遣公曰不避險人臣分義也上疏請行 上義
而許之既至與上使白江李公敬輿被拘留已先遣
公還公盡以行橐資贄館羈困清陰文正公先在雲
峯與白江公皆贈詩以送公還渡浿江以所乘駿馬
拽百金送資白江公瀋陽時公誚白江公曰沈罷遠
有無君之心及使還罷遠已以逆伏誅矣復拜大司
憲論事益不阿乙酉虜人忿責米十萬斛曰失期則
任事者當死 朝廷以公差遣蓋以多怨於人也丙
戌由同知義禁府事為大司憲值姜獄起公 啓姜

可廢而不可殺必欲殺姜先殺臣大忤　上意竟旌義丁亥移南海掌令李應箸上疏曰　殿下嘗以洪某於汲黯魏徵矣今以不忠眾之一人之身前後宜異應箸亦坐謫遠地公又移甲山時唊司出納多不允　上亟思公未幾量移洪川己丑五月　仁廟上賓　孝廟命放歸田里庚寅春　國有大喪中外洶洶公不敢退在鄉里遂自長湍入城由西振摠管移漢城府右尹又拜大司憲遏士紀以金自點腹心為水原府使水原實重兵所在公甚憂之　啓曰前秋青以振密在朝八路擇賢而歐陽脩請罷回唐之朱

泚本非叛者倉卒為下所迫自古為亂者未必皆其
本心直有積漸以至蹉跌矣臣年老易感不能無過
慮至以無形跡人所不敢言者上瀆　聰明下觸大
臣之怒然安知過慮必不是深計也不幸有萬一之
變勿謂老臣不言也及自點謀叛事覺士紀果預謀
狼藉人始服公先見之明徽單　特起二資拜工曹
判書公辭曰臣之妄言雖有所驗不過偶然也　御
批卿之先見智也蹇諤忠也壬辰拜右參贊癸巳又
拜大司憲并遞自是政府西壁有閑公名未嘗不在
其中再為刑曹判書有疑獄端緒甚巧公一訊即決

人稱神明丙申以年八衰陞正憲而終訃聞 上驚
悼隱卒之典有加焉公籍南陽其上世始來蓋自中
國唐貞觀間遣五學士來教本國洪其一也八戒
朝尤盛焉高祖某敦寧副正曾祖某僉知祖某 贈
左承旨考某正郎 贈舍人妣成氏其考節度使世
則也公出後伯父某公既貴 贈判書妣全義李氏
從 贈貞夫人公孝友絕倫同產妹病革氣絕公斫
指追血所淺家財產頗饒以其奴婢五十口分與其
孚而同居一墻內朝夕怡愉奉養外王考外婦恩禮
備至以此推之則其所以事父母者可知已自幼豁

達喜施見寒者輒解衣與之無靳色萬曆辛卯公
年十五矣陵酋秀吉弒君遣使來覘重峰趙先生上
疏請函使者首奚聞一天朝公聞而歎動於心委往
謁見重峰大奇之及其事君自任以謇諤知無不言
言必究極屢為秋曹無一人抑究立朝四十年計活
常乏屋墻壞漏而不加葺理所親廖如清陰白江谿
谷張公維澤堂李公植述翁李公命俊其最也好讀
古人書至老不懈其　賜祭文有云剛方之性敏達
之識斯言盡之矣夫人光山金氏同知事元祿之女
也先卒而別葬于長湍萃嵓山負子之原公墓在長

帛白石洞負百之原長男九疇次九淵季九韶孫女適姜重瑛者長房出適沈哲監司丁昌燾者次房出季房出者二男萬及億也億文科持平出為九淵後實主公祀銘曰

堂ㄙ白石剛方正直讀古人書亦有高識羣在昏朝奚倫晦跡公奮其筆河懸電掣羣兇愕眙竄之海曲拘幽九載 聖主改玉天日重明賢登奸殊試公郡邑民歌惠澤 聖眷益隆置之臺閣鵠立朝端日有啓沃 聖心眇倚官邪讒伏俄值變故行吟楚澤夫豈漢文於賈終薄不待宣室亟思前席召還稍遲

龍顏遷隅嗣聖繼述徵庸斯巫盬梅有契疾病遷
革　聖朝駕惇善類傷盡榮其始卒宜在古昔氣岸
豪健風韻草葬歲寒貞操刼火荊玉今也則亡九原
難作戚作銘辭以示無極